

王炳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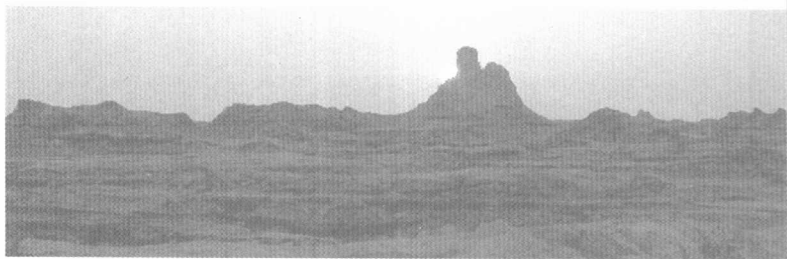
新疆访古散记

Xinjiang

Sangu Sanji

中华书局

Xinjiang Songqun Gami
新疆访古散记



王炳华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访古散记/王炳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9

ISBN 978-7-101-05599-3

I. 新…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347 号

书 名 新疆访古散记

著 者 王炳华

责任编辑 娄建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599-3

定 价 38.00 元

序

收集在这里的文字，是在新疆考古40年的历程中，留下的一小部分散记。

我是1955年进入北大历史系的。当时，考古还只是系内的一个专业。刚入学，对“考古”这门学问，还没有什么了解，但三年级后，又偏偏被分在了“考古专业”。记得当年的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召集我们，做思想工作，说过不少话，大意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只凭靠史籍中的记录，是不足的。且不说那些古人的文字，留着作者自己的思想印记；而且，这些古代史家，对普通人民的实际社会生活，是并没有太多关注的。因此，要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除了文献记录外，不能没有地下发掘的遗物、地上存留的史迹。这文物、史迹，就是考古工作者探寻、研究的目标。作为一个有过大成就的历史学家，当年，他还在不止一个场合，对我们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不仅要有广博的历史、考古知识，而且要十分注意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要加强文学修养，力争用最好的文字，将历史的知识传达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使大家能读、爱读。千万不



能是古奥冷僻，让一般读者一看就望而生畏，没有一点接触的愿望，这就发挥不了历史学的作用了。

就在那前后，读到了他在内蒙考察回来发表的《内蒙访古》。行云流水一般的文字，将呼伦贝尔草原这一历史舞台上曾经展开过的一幕幕历史风云，它们的背景及影响，介绍得那么清楚、明晰，它是散文，又是历史。当年，这篇长文，曾激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见诸主要报刊，而且有单行本发行，成为畅销读物。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样的历史散文，它所流泻的历史文化营养，是绝不会较相关考据、分析、研究逊色的。今天，我这样说，当然一点也不是对呼伦贝尔草原历史相关文化研究、分析的专著不尊重，对这些著作，自然是应该充分肯定、尊重的。我只是从另一角度强调了一点，对广大的普通读者来说，在充分认识、研究相关历史、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用轻松一点的文字，介绍相关地区的历史文化，实际是同样存在社会需要，值得专业研究人员去做的。

5年的燕园学习生活结束后，立即背负行囊进入了新疆。这一进入，弹指一挥，就是40年。2000年，65岁退休，离开了长期踟躅、跋涉，倾注过全部生命活力的田野工作舞台。这40年中，足迹所及，真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到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实际进入了前去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坂、峡谷；也曾海平面以下的吐鲁番盆地，访古问今。在罗布淖尔荒原上，不断寻找，终于捕捉到了4000年前古代罗布淖尔土著居民葬身的古墓沟，重新找到了小河。古墓沟，旅游业者形象称之为“太阳墓”，小河，当地维吾尔族称之为埋葬着一千口棺材的魔幻葬穴。在哈密五堡的戈壁上，寻觅到了一大片青铜时代的墓地，由此揭开了哈密绿洲现代考古的篇页，这里出土的精美毛织物，至今仍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谜团。在人迹罕至的天山腹地，发现了古代先民祈求生殖繁衍能力的原始



宗教圣地——康家石门子岩刻。同样是在天山深处，认真观察了至今依然屹立、傲视远近的唐代鹳鹑镇戍堡，它控扼吐鲁番进出天山的咽喉。在阿勒泰山深处的岩洞中，与易漫白、王明哲一道，寻找到了一万年前的古人进行祈祷、渴望围猎有获的彩色壁画；还在阿勒泰山前一起发掘了克尔木齐石棺古墓。俄罗斯考古学家认为它是解开南西伯利亚与准噶尔盆地古代文明之谜的钥匙。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古墓，同样捕捉到古代文献中不见一点痕迹的历史生活鸿爪。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河流域，只是为了一探古代精绝居民的来龙去脉，从昆仑山口到沙漠腹地，曾经有幸踏沙7年。帕米尔东麓的佛教圣迹、克里雅河古人留下的灌溉渠系、米兰河畔的伊循屯地、楼兰城址下的早期文化遗存、天山北麓峡谷中的汉代关戍……这40年中，确实，可以无愧地说，生命没有虚度：在新疆考古这一园地里，不少点，是因着我和一些同事的汗水，才得可能呈现在世人面前，填补了既往的空白，书写了新的考古、历史篇章。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回首往昔，可以无悔了。

就是在这样的倥偬来去、寻古觅踪之中，曾经留下过一点散记。它们之中大多是应友人的邀约，无法推却的应命之作。他们大多是主持着面向大众的刊物，自然是文字不能不注意可读。于是，行文中努力告诫自己，注意不去作什么考据、引证，注意文字的顺畅，注意相关史迹的趣味。它们，大概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文字，介绍了不同的历史画面，完成在不同的时段，彼此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如果一定要找到将它们搜集在一起的理由，那就是说的都是新疆，是新疆考古中的一些真实的断片。这些文字发表后，大多也随之丢在了脑后。我夫人有心，注意此事，帮助搜集、存留纪念。在她用上电脑后，所写文字，几乎都出自她指下的键盘，留存，自然多了一点方便。姜建勇君，从出版行业观察，觉得这些文字，还有一定的社会价



值，在帮助人们了解新疆、认识古代西域文明方面，还有点积极的意义，希望将它们汇集成册重新付梓。于是，在略事整理后，就有了这么一本小书。

回首40年的新疆田野考古生涯，真是往事如烟。许多工作的细节，已经渐行渐远，慢慢在消淡。在夫人帮助搜集、姜建勇稍事编辑后，将它们重读一过，真有点令人不胜今昔沧桑之感。这实际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当年谆谆教诲过我们这些无知青年的翦老，曾一道在伊犁河谷开掘土墩、在阿勒泰山中寻访岩洞壁画、开掘石人石棺墓葬的易漫白教授，对阿勒泰石人资料寄托着特别深厚感情、许多方面曾给我帮助的李征兄，为介绍新疆文物，与我一路偕行走过伊犁、天山、吐鲁番，给我不少启示的西域史大家马雍先生等，都已经作古仙去。为了考古，自己曾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戈壁大漠中奔波，对家庭、亲人极少关注。我夫人曾为此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母亲一生，吃尽辛苦。卧病多日直至辞世，竟未得一天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们的疏于关爱，敏思慧想过于常人的孩子慕楠，也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曾挚爱过的世界。掩卷沉思，往事历历，令人感慨唏嘘，难以平静。一个个亲切、不能忘却的面庞，又都清晰浮现在了脑际、眼前。这本小书，份量很轻，但愿能以之作为对这些曾经共过苦难的友人、亲人的纪念。

是为序。

2006年9月于New Haven耶鲁大学前景楼高所



序 1

楼兰：中国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纪实 1

在古楼兰大地上徘徊 1

楼兰国子民的母亲河——孔雀河 9

从乌什塔拉进入楼兰 14

邂逅楼兰美女 20

桑田沙海楼兰城 31

小河：寻找失落 66 年的神奇墓地 43

小河断想 43

再访小河 60

精绝：消失在沙漠中的丝路古国 73

精绝故址的发现 73

走向精绝 77

精绝覆灭之谜 93

哈密访古纪事 99

位置最东的古代印欧人居地 99

大“疙瘩”下面的历史 103

丝路要隘——松树塘 105

伊吾军城怀古 109

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印痕——帕米尔高原访古 113

寻觅“葱岭守捉城” 114

公主堡沧桑 121

葱岭古道觅踪 128

深藏在阿勒泰山中的远古文明 137

克里雅河说古今 147

吐鲁番：新疆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 161

世界最丰富的遗址博物馆之一 162

漫话交河故城 171

镌刻在吐鲁番大地上的历史印痕 190

丹丹乌里克考古二三事 207

楼兰：中国学者首次进入 罗布淖尔纪实

不论自敦煌沿疏勒河谷向西，还是由库尔勒循库鲁克塔格山东行，或由阿尔金山脚下米兰向北，今天，都可以比较方便地走到楼兰故城及它周边的不少遗址之中。但在1979年，作为首次得机缘进入罗布淖尔、寻找失落的楼兰故城的中国学者，我们的路却真没有那么方便。我们走的，是远远不同于今天的、相当艰难的一条路。第一次步入罗布淖尔荒原之中，这里的山、水、雅丹、古墓、古城……每一点，都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在古楼兰大地上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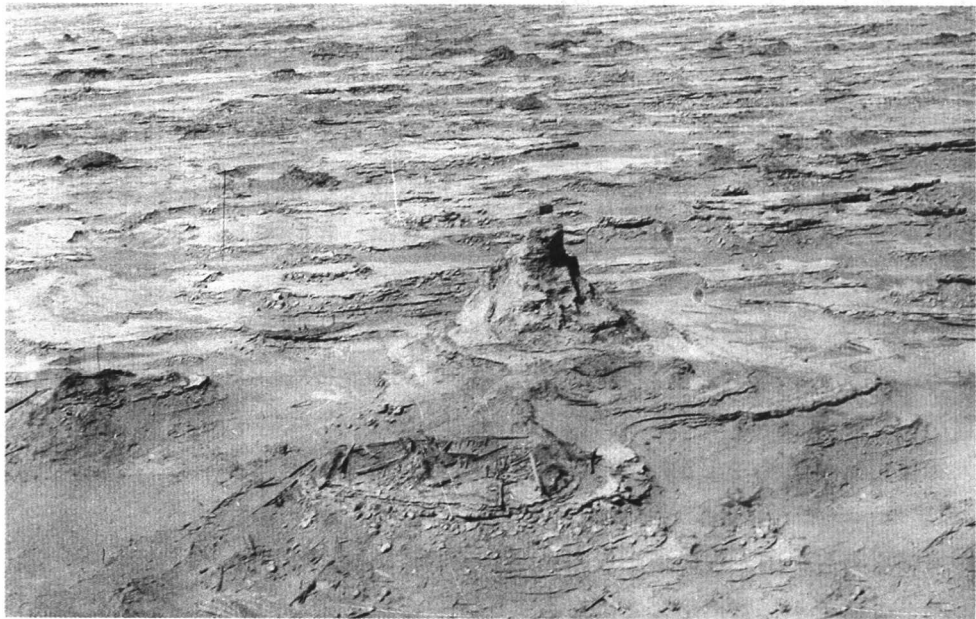
考古，一般人都觉得它们离现实生活很远。其实，考古工作的脉动，真是与现实生活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进入楼兰，又一次真切地体验到了这一点。

1960年，离开母校北大，我满怀激情地到了新疆。当时，十分向往的工作地点之一，就是楼兰。记得是到新疆四五年后，我曾以十分随便、但却是准备甚久的方式向当时的科学分院领导人谷苞提出了去楼兰工作的要求，谷苞同志当时很平静地说：“那里是军事禁区，目前还不能进入工作。”那时候，还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与中国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原子试验基地，只是觉得既不可能进入，就把这个念头老老实实放在心里吧。



再一次提起楼兰，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与日本NHK准备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系列电视记录片。中央台先遣组的同志到了新疆，找到了我，请我帮助介绍丝路概况及进行踩点，为可能的拍摄做准备。拍摄“丝绸之路”，实在没有办法撇开楼兰，但进入楼兰，这在当时还是一般人不敢设想的奢望。想不到摄制组却是一口应承，他们想办法通天，可以向有关部门联络、争取到支持。只是如果计划批准，我们则必须承担找到古城楼兰、还有一具给世人留有悬念的“楼兰美女”的义务！罗布淖尔荒原，浩渺无涯，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而小小的楼兰城，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距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这里工作，时间也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这片地区，这期间发生过多少人世的、自然的沧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楼兰古城顺利找到，并进行适当工作，真是谈何容易！但去楼兰，这是深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个宿愿，是一个想起来就让人心跳不止的工作地点，它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现在，机缘就在眼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放过去。于是，我们一点没

空中俯瞰楼兰遗址



有犹豫地就接受了摄制组的条件：他们办手续，我们找楼兰。

计划实施时间定在1979年11月。经过十分认真的准备，带上了研究所惟一一辆8座吉普车，我们踏上了自乌鲁木齐前往楼兰的征程。

从乌鲁木齐过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西缘的托克逊，穿千沟，抵达天山南麓和硕县境乌什塔拉近旁的马兰镇。马兰，当年还是地图上根本找不见的一个地名，是原子试验基地的后勤供应处。长久的历史时期内，这里始终是一片没有人烟、只有马兰花在风中摇曳的荒漠。20世纪70年代，这里已被解放军战士开拓建设成了绿树浓荫、田连阡陌、人烟稠密的一处不小的城镇。但因为多少和原子试验有联系，虽是一片静谧、安适的绿洲，却总带上了浓重的神秘的味道，神秘得连“马兰”这个名字，都不好随便提起。

进入马兰，休息、准备几天后，我们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斜向东南，穿越过库鲁克塔格山，进抵孔雀河下游谷地。因为在马兰，听介绍说，孔雀河下游北岸，库鲁克塔格山前一处不知名的沟谷内，曾经发现过古代墓地，数量不少，保存也好。一条没有人迹的无名沟谷，无法标志，战士们随便称呼它是“古墓沟”。得到这一信息，我们决定先进入古墓沟，既可发掘古楼兰人的遗迹，觅求“楼兰美女”干尸，也可以“古墓沟”工地为依托，进一步走向楼兰城。

“库鲁克塔格”，维吾尔语意为“干山”，是东西走向、海拔1000米上下的一道低山。实际是天山的前山地带，地理上应为天山山脉的一部分。在库鲁克塔格地区，震旦系沉积发育十分完整。在更前的寒武纪地层中，还发现这里的寒武纪生物群与四川城口、陕西紫阳一带很是相似。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库鲁克塔格山地带，是一道海槽，而且与扬子海盆相联通。这真是沧海桑田！一亿年前的海槽变成了今天难以见到一点绿色的干山秃岭。当然，那个时期人类还远远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现在，人类已凭借自己的智慧掌握了前人根本无法想像的科学技术及



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如何使用这智慧，这能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变干枯为绿色，真是值得认真去思考的事情。

为了寻找战士们曾经听说过或见过的古墓沟，我们扎营在库鲁克塔格山下一个地势稍平缓的所在。每天以我们那台8座北京牌越野吉普代步，循着孔雀河谷东行，在库鲁克塔格山前，搜求已经干涸的小河沟，寻觅适宜于古代人类活动的处所。大量的历史文献记录说明，汉、晋之世，我们所在的孔雀河谷，曾是丝路“北道”自敦煌西行、循天山南麓西走中亚大道的重要路段。在库鲁克塔格山中，曾经路过一处“破城子”，往地西去不远，有营盘城遗迹；兴地山沟中，有古代岩画；山脊处还可以追寻到汉代的“列亭”，加上黄文弼、瑞典学者F·贝格曼当年在这片地区曾经发现过的细石器、古代墓冢、保存完好的古尸，说实在话，我们对自己很快就可以找到古墓沟遗迹，真是满怀信心。

计划、思想是容易的：在孔雀河边有一道沟壑，沟壑台地上见过古墓，叫古墓沟，去发掘就可以了，这多简单！但实际会遇到什么问题，却往往会出乎人们的意料。进入现场一看：老天啊！这是怎样的地形！到哪里去寻找所谓的“古墓沟”？类似的沟壑一条又一条，条条似连若连，地形十分复杂。用地理学的概念，这里实际是一片发育中的“雅丹”地，要在这样的一处土台地上寻得一小区古墓葬，真好像大海捞针！

在无边的荒漠中，搜索、寻求这弹丸之地的古墓，单调、乏味、辛苦；但工作着、探索着，也总有意想不到的乐趣。每天早晨，从驻地出发，迎着太阳，沿孔雀河谷东行。清冷的空气总是那么新鲜，沁入肺腑；迎面奔来的每座土垄、每棵枯杨，似乎都给人以希望，激发着你更快地投入它们的怀抱，做新的探寻。近晚，带着一天的疲劳，赶着落日，奔回我们的临时营地。我记不起哪里还有这样美好的黄昏：在无限开阔、辽远的平野，看着太阳红彤彤的缓缓下降，暮色慢慢笼罩大地。红柳堆、“雅丹”地、干枯了的胡杨、近处的芦苇……远远近近，交叠一起，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考察，发育中的雅丹让人深深感叹行路难

李广宽摄

形成一种变化不定的、使人充满遐想的景色。前面汽车扬起的尘灰，在路边形成一层薄薄的雾霭，缓缓飘移。这一切，每每使人忘记了时空的界限，荒漠变成了恬静的村野。远处，似乎来了一群牛羊，在头戴尖顶毡帽的古楼兰牧者轻声的吆喝下，正缓缓向孔雀河边的村庄走去。至于中午，每处土丘垄脊间的小谷，都可以是我们理想的休憩地：远远近近的枯杨，不费大气力，就可采来一大堆。燃起野火，把冻得冰硬的馒头、冰冷的水壶，在火边一烤。打开罐头，吃的、喝的就什么都有了。虽辛苦，但野趣撩人。沟谷内外，吉普车穿行其间，多千百年来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而我们可真如天马行空，不论是盐谷、戈壁，还是相邻土丘间的小谷道……只要小吉普可以闯得过去，就会一次次留下我们新鲜的轮迹。待到我们最后结束工作，不少地段就出现了一条完全是我们新踩出来的路。这种劳苦，别有趣，它使我们对天天来去必须经过的孔雀河，对闻名中外的“雅丹”地理景观，都有了较深的、切身的体会，有感触，有情思。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作这样的回忆，还禁不住强烈的感情冲动。

在古楼兰大地上，多的是雅丹。“雅丹”，这个十分素雅的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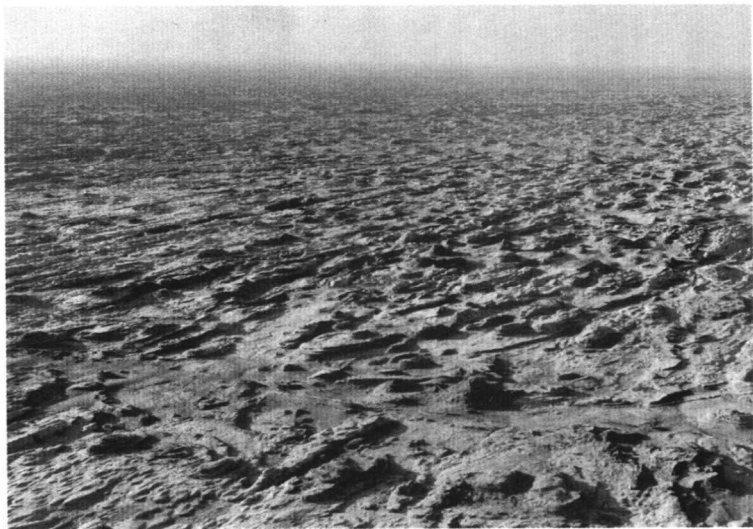
龙城雅丹

字，是维吾尔语的音译，意为“险峻的土丘”。这个名称，现已被国际地理学界用以命名这种风蚀地貌。而罗布淖尔地区，又是这种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它由一系列平行的垄脊和沟槽构成，顺风向而延伸。土丘垄脊高数米至10多米，长数十米至数百米。垄脊之间的沟槽，宽自数米至数十米不等。从地面徒步认识“雅丹”，简直如进入了一座迷宫，沟回路转，到处是一样的土丘垄脊；垄脊下，是姿态万千、各具特色的沟谷。或有流沙积聚其间，沙波粼粼。几个人在其间活动，互相可闻其声，而难见其人。一点不开玩笑，要在这里埋伏下千军万马，不是走到你眼前，是绝不会被发现的。如果有一处制高点，你站立其上俯瞰鸟览，则又是别一番情趣。在罗布淖尔工作期间，一次乘直升飞机去楼兰古城，当飞机低空飞行俯瞰“雅丹”时，就如看到海湾内停泊待航的、非常整齐排列着的艘艘船舶，壮观、威严。

这种“雅丹”地，在罗布淖尔地区周围，分布是十分广泛的。古籍中常见的“白龙堆”、“龙城”类的记述，实际就是对这种地貌的描述。古代到过罗布淖尔地区的人，自曾见及于此。

因此，汉、晋以前，就留下了“龙城”的大名。黄文弼教授50年前，对此也曾经有过一段介绍文字：“罗布淖尔北部被风剥蚀之土丘，土人称为‘雅尔当’。土丘鳞比，如城郭宫阙，蜿蜒迤邐于涸海之东北边缘。其形如龙、其状如城，故名龙城。”这次同去罗布淖尔考察的辛涉，对这种地貌也有一段形象描写：“眼前豁然展现望不到边的‘土丘林’，真是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但见到繁星般的土丘，有的拔地而起，亭亭玉立，傲视苍穹，好像根根擎天柱；有的迤邐起伏，昂首翘尾，好像条条遨游的鲸鱼，悠然自得地追逐嬉戏；有的如停泊的巨轮，抛锚待航；而在那‘土丘林’的沟壑中，鹅黄色的沙堆，蜿蜒起伏，金波粼粼，恰似匹匹锦缎，随风飘舞，婀娜多姿……”

所以形成这样极具特点的地形地貌，表现出如此引人的景观，从罗布淖尔地区看，主要是暴风的杰作。据统计，罗布淖尔地区每年5级以上大风有150天，几达半年。七八级风，每年有80天，而最大风力可达10级，即每秒10米以上。每年入春，季风骤起，每每多日不息，直到5月以后，风势方弱。这股从蒙古草原刮来的季节风，所过之处似利刃刮地，土沙随风飘逸。据说，在这股强风吹蚀之下，每年风蚀深度可达13厘米。据统



空中俯瞰楼兰附近
雅丹

计，自1919~1959年的40年间，这一带风蚀深度已达5.3米。就这样年复一年，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座座土丘和条条沟壑。风从东北来，于是土丘、沟壑也都是东北、西南向排列。而在一些有较好的覆盖物的地方，如原来丛生红柳处，现在则往往都是一个个高耸的土包。当年密密实实，如今已干死的红柳枝条，在劲厉的东北风的吹迫下，层层向西南倾倒，自然成了土层的天然保护物，使这些土包一般都高出当地地面十多米，恰似当日护沙的绿色卫士，一排排献身、捐躯在向烈风抗争的阵地前沿，死后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职守；而失掉它们卫护的光裸的土地，表层有机土已被剥蚀殆尽，在厉风摧残下，丘壑纵横，一片荒凉。绿化，对于水土保持，风沙治理的意义，这是很实际的一例。古楼兰人也颇知此中道理，在他们留下的古代佉卢文书中，即曾有过对随意砍伐、破坏树木的相关惩处规定，这可以算作是早期的“森林法”，当也是古楼兰人在与风沙苦斗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教训。

龙城“驼”影

